事實類苑/卷6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六十四　談諧戲謔（二）

下一卷▶

◆談諧戲謔（二）

陳亞

陳亞，揚州人，仕至太常少卿，年餘七十卒，蓋近世滑稽之雄也。嘗著藥名詩百餘首，行於世。若“風月前湖近，軒窗半夏涼”，“棊怕臘寒呵子下，衣嫌春瘦縮紗裁。”祈雨僧云：“無雨若還過半夏，和師曬作葫蘆靶”之類，極為膾炙。又嘗知祥符縣，親故多干借車牛，亞亦作藥名詩曰：“地居京界足親知，措借尋常無歇時；但看車前牛領上，十家皮沒五家皮。”覽者無不絕倒。亞常言，藥名用於世，無所不可，而斡運曲折，使各中理，在人之智思耳。或曰：“延胡索可用乎？”亞曰：“可。”沉思久之，因朗吟曰：“布袍袖裹懷漫刺，到處遷延胡索人”，此可贈遊謁窮措大，聞者莫不大笑。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，郇公當軸，將用之，而為言者所抑。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，曰：“朝廷數擢賢，旋占凌霄路，自是鬱陶人，險難無移處。也知沒藥療，孤寒食薄何相誤，大幅紙連粘，甘草歸田賦。”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，其一曰：“相思意已深，白紙書難足。字字苦參商，故要檳郎讀。分明記得約，當歸遠至櫻桃熟，何事菊花時？猶未回鄉曲。”其二曰：“小院雨餘涼，石竹風生砌。罷扇儘從容，半夏紗廚睡。起來閑坐北亭中，滴盡真珠淚。為念堵辛勤，去折蟾宮桂。”其三曰：“浪蕩去來來，躑躅

花頻換，可惜石榴裙，蘭麝香銷半。琵琶閑坐理相思，必撥朱弦斷。擬續斷來弦，待這冤家看。”亞又自為亞字謎曰：“若教有口便啞，但要無心為惡，中間全沒肚腸，外面強生稜角。”此雖一時俳諧之詞，然所託興亦有深意。亞又別有詩百餘首，號澄源集。有歲旦示知己云：“收寒歸地底，衰老向人間。”及與友人郊遊云：“馬嘶曾到寺，犬吠乍行村。”送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：“吏辭如賀日，民送似迎時。”懷舊隱云：“排聯花品曾非僭，愛惜苔錢不是慳。”亦自成一家體格。亞性寬和，累典名藩，皆有遺愛，然頗真率，無威儀，吏不甚懼。行坐常弄瓢子，不離懷袖，尤喜唱清和樂。知越州時，每擁騎自衙庭出，或由鑑湖緩轡而歸，必敲鐙代拍，潛徹三十六遍然後已，亦其性也。青箱雜記。

王告

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，好學有文，與星子令相善。有邑豪修醮，告當為都工，都工薄有施利。一客道士自言衣紫，當為都工，訟于星子云：“職位顛倒，稱號不便。”星子令封牒與告，告乃判牒曰：“客僧做寺主，俗諺有云；散眾奪都工，教門無例。雖紫衣與黃衣稍異，奈本觀與別觀不同。非為稱呼，蓋利乎其中有物；妄自尊顯，豈所謂大道無名？宜自退藏，無抵刑憲。”告後歸本貫，登科為健吏，至祠部員外郎，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。筆談。

杜祁公

杜祁公罷相，知兗州，寓北郊佛寺，以待兗州迓吏。踰再浹日，會宗衮自汶陽召還，過其寺造謁，而杜公曰：“處此幾與在中書日同矣。且莫北去，欲識云「郭汾陽曾留此」。”蓋自戲其居位不久也。

馮吉

先公嘗言，故太常少卿馮瀛王之子，性聰敏，美文翰，善談笑，精音律，尤工胡琴，雖教坊供奉，號名手者，亦所不及。然竝性滑稽，無操檢，以宰相子，少歷郎官，終不能以文學器業進取顯位，士大夫以此惜之。每朝士燕聚，馮不召，往往自至，蓋坐無車，公不樂也。其或酒酣樂作，必自命琴彈三數曲，曲罷，賦詩，詩成起舞，其天賦俊逸，又非常人所及也，時人以為三絕。常於龍門僧院內，故楊凝式少師題壁處，書詩一絕云：“少師真蹟滿僧居，直恐鍾王亦不如。為報遠公須愛惜，此書書後更無書。”其筆札遒

麗，自成一家書。並退朝錄。

劉鋹

太平興國初，陳洪進與漳泉歸錢俶，由吳越來朝。江南後主與劉鋹同列，因侍宴，鋹自言朝廷威靈，僭竊之主，皆不能保其社稷，今日盡在坐中。陛下明年平太原，劉繼元又至，臣於數人中，率先歸朝，願得持挺，為諸國降王之長。太祖大笑，賞賜甚厚，其談多此類。楊文公談苑。

陳貫

陳貫自鹽鐵使除直昭文館，知相州。先是，三司副使例為待制，而貫獨得直館。或唁貫者，貫曰：“ 與其居天章，作不才待制，何如在昭文，為有道學士？ ”唁者愧服。貫子安石，今為吏部侍郎，女嫁文潞公。澠水燕談。

李退夫

沖晦處士李退夫者，事矯怪，攜一子游京師，居北郊別墅，帶經灌園，持古風以飾外。一日，老圃請撒園葵，即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胡葵是也。俗傳撒此物，須主口誦猥語播之，則茂。退夫者，固矜純節，執菜子於手撒之，但低聲密誦曰：“ 夫婦之道，人倫之性。 ”不絕於口。夫何客至，不能訖事，戒其子使畢之，其子尤矯於父，執餘子呪之曰：“ 大人已曾上聞。 ”皇祐中，館閣中遂為雅戲，凡欲談話清談，則曰：“ 宜撒園葵一巡。 ”湘山野錄。

僧秘演

蘇子美有贈秘演詩，中有“ 垂頤孤坐若癡虎，眼吻開合猶光精 ”之句，人謂與演寫真。演頷額方厚，顧視徐緩，喉中含其聲，常若鼾睡然。其始云：“ 眼吻開合無光精 ”，演以濃筆塗去無字，自改為猶，子美詬之，演曰：“ 吾尚活，豈當曰無光精耶？ ”又有一聯云：“ 賣藥得錢祇沽酒，一飲數斗猶惺惺。 ”又都抹去，蘇曰：“ 吾之作，誰敢點竄耶？ ”演曰：“ 君之詩出，則傳四海，吾不能斷葷酒為浮圖罪人，何堪更為君詩所暴？ ”子美亦笑而從之。筆錄。

孟郊　賈島

孟郊、賈島，皆以詩窮至死，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。孟有移居詩云：“ 借車載家具，家具少於車。 ”乃是都無一物耳。又謝人惠炭云：“ 暖得曲身成直身 ”，人謂非其身備嘗之，不能道此句也。賈云：“ 鬢邊雖有絲，不堪織寒衣。 ”就令織得，能幾何？又其朝飢詩云：“ 坐聞西床琴，凍折兩三絃 ”，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，其寒亦何可忍也！

梅聖俞

聖俞嘗云：“ 詩句義理雖通，語涉淺俗而可笑者，亦其病也。如有贈漁父一聯云：「眼前不見市朝事，耳畔惟聞風水聲。」說者云：「患肝腎風。」「盡日覓不得，有時還自來」，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，而說者云：「此是人家失卻貓兒」，人皆以為笑。 ”並歸田錄。

陳文惠

陳文惠善為四句詩，在江湖，有詩云：“ 平波渺渺煙蒼蒼，菰蒲才熟楊柳黃。扁舟繫岸不忍去，秋風斜日鱸魚香。 ”文惠年六十餘，才為知制誥，其後遂至真宰使相，致仕時，年近八十。有詩云：“ 青雲跂路遊將遍，白髮光陰得最多。 ”園圃作亭榭，號佚老亭，亦有詩。自後，士大夫歸老者，往往名亭佚老云。文惠喜堆墨書，深自矜負，號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與石少傅同在政府，石欲戲之。政事堂有黑漆大飯床，長五六尺許，石取白堊橫畫其中，可尺餘，而謂陳曰：“ 吾頗學公堆墨字。 ”陳聞之歡甚，石顧小史二人，舁飯床出曰：“ 吾已能寫田字。 ”陳為悵然。文惠性急，在長安與賓客遊佛寺，自以堆墨題名，從者捧硯注視，不覺墨汁著鞋，文惠大怒，捉大筆就窒塞從者鼻竅，他客忍笑失聲，不能已。唐書載皇甫湜怒其子，不暇取杖，齕臂血流，亦其比也。劉貢父詩話。

党太尉

党進，北戎人，幼為杜重威家奴，後隸軍籍，以魁岸壯勇，周祖擢為軍校。國初至騎帥，領節鎮。太祖征太原，我師未成列，賊驍將楊業帥精銳二百餘騎突我師，進挺身與麾下逐業，敗走入城濠，會援兵至，業緣繩得入城，獲免。軍中服進之勇，太祖屢對眾稱之。進不識文字，不知所董禁兵之數，上忽問及軍中人數，先其軍校皆以所管兵騎器甲之數

細書，著所持之挺，謂之杖記，如笏記焉。進不舉，但引挺以對曰：“盡在是矣。”上笑，謂其忠實，益厚之。徼巡京師市井間，有畜鷹鷂音禽者，進必令左右解縱之，罵曰：“不能買肉供父母，反以飼禽乎？”太宗在藩邸，有名鷹鷂，令圉人調養，進忽見，詰責欲解放，圉人曰：“晉王令養此。”且欲走白晉王，進據止之，與錢令市肉，謂之曰：“汝當謹視此，無使為貓狗所傷。”小民傳之為笑。鎮許日，幕中賓佐有忤意，必命批其頰。嘗病瘡，賓佐入視疾，進方擁錦衾，一從事竊語曰：“爛兮。”進聞之，命左右急捉從事，批其頰，殆於委頓，大罵曰：“吾正契丹，何奚之有？脚患小瘡，那至於爛？”蓋謂奚之種賤也。過市，見縛欄為戲者，駐馬問：“汝所誦何言？”優者曰：“說韓信。”進大怒，曰：“汝對我說韓信，見韓即當說我，此三面兩頭之人。”即命杖之。進名進，居常但稱暉，或以為言，曰：“自從其便耳。”啖肉至數斤，飲酒斗餘，宴會對賓客甚溫雅嬉笑。忽擐甲冑，即髭髯皆磔竪，目光如電，視之若神人。故為杜氏奴，後見其子孫，必下拜，常分俸以給之，其所長也。楊文公談苑。

梅侍讀

張開封云：“梅侍讀詢，晚年尤躁於祿位，嘗朝退過閤門，見箱中有錦軸云：「胡則侍郎致仕告身。」同列取視之，詢遠避之而過，曰：「幣重而言甘，誘我也。何以視為？」時人多笑之。”孫器之云：“詢年七十餘，又病足，常撫其足而詈之曰：「是中有鬼，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。」”有所愛馬，每夜令五人相代牽馬，將之不繫於柱，恐其縈絆傷之故也。又夜中數自出視之，嘗牽馬將乘，撫其鞍曰：“賤畜，我已薄命矣，汝豈無分被繡韉邪？”

孫何

渝州曰：“孫何性落拓，而酷好古文。為轉運使，頗尚苛峻，州縣吏患之，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廳，釘於舘中。何至，則讀其碑，辨識文字，以爪搔髮垢而嗅之，遂往往至暮，不復省錄文案云。”器之曰：“何為轉運使，令人負礧礧自隨，所至散之地。吏應對，小失誤，則於地倒曳之。故從者憑依其威，妄為寒暑，所至騷擾，人不稱賢。”

丁度

丁度雖肥，拜起輕健，為翰林學士時，嘗自前殿將赴後殿，宰相在其後，度初不知，忽見，趍而避之，行百餘步，乃得直舍，隱於其中。翰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，問之，度

告其故，中立曰：“相公不問否？”度曰：“不問。”別去十餘步，乃悟，罵曰：“奴乃以我為牛也。”丁謂貌睢盱若當寒餓者，而貴震天下，相者以為真猴形云。並涑水紀聞。

語嘲（一）

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，奉佛至謹，終，囑其夫曰：“即死，願得落髮為尼。”及死，公奏乞賜法名師號，斂以紫方袍。王荊公之子雱，少得心疾，逐其妻，荊公為備禮嫁之。好事者戲之曰：“王太祝生前嫁婦，鄭夫人死後出家。”人以為異。又工部郎中侯叔獻妻悍戾，叔獻既死，兒女不勝其酷，詔離之。故好事者又曰：“侯工部死後休妻。”

二

劉貢父放，文學過人，而又滑稽善謔。知曹州日，于伋書記自京還，貢父問：“嘗見王學士，渠有老態否？”于曰：“顏雖未老，而鬢已斑矣。”貢父曰：“豈非急進致然耶？”貢父之警辨多類此。

三

胡秘監旦文學冠一時，而輕躁喜玩人。其在西掖也，嘗草江仲甫升使額告詞云：“歸馬華山之陽，朕雖無媿，放牛桃林之野，爾實有功。”蓋江小字忙兒，俚語謂牧童為忙兒也。胡又嘗行一巨璫告詞云：“以爾久淹禁署，克慎行藏。”由是諸宦豎切齒。范應辰為大理評事，旦畫一布袋，中盛一丐者，以遺范，題曰：“袋裏貧士。”

四

劉貢父晚苦風疾，鬢眉墮落，鼻梁且斷。一日，與蘇子瞻數人各引古人語以相戲，子瞻戲貢父曰：“大風起兮眉飛揚，安得壯士兮守鼻梁？”坐中大噱，而貢父感愴而已。

五

劉貢父晚年，鼻既斷爛，日憂死亡。客或戲之曰：“顏淵、子路，微服同出市中，遇孔子，惶怖求避，忽見一塔，相與匿其塔後。孔子過顏淵曰：「此何塔耶？」子路曰：「

所謂避孔塔也。」有張獻圖者，應舉久不第，好嘲戲，晚以五舉推恩，得三班奉職，以詩寄其妻曰：“吾今為奉職，爾莫怨鸞孤。”張文寶，永州人，博學有文。從子仲達以詩一軸示文寶，自銜鷺鷥詩最為得意，云：“滄海最深處，鱸魚唧得時。”文寶曰：“更宜彫琢。”仲達問如何彫琢，文寶曰：“詩固佳，但鷺鷥足太長耳。”仲達赧服。

六

蘇子瞻通判錢塘，嘗權領郡事，新太守將至，營妓陳狀，以年老乞出籍從良。公即判曰：“五日京兆，判狀不難。九尾野狐，從良任便。”有周生者，色藝為一郡之最，聞之，亦陳狀乞嫁，公惜其去，判云：“慕周南之化，此意誠可嘉。空冀北之羣，所請宜不允。”其敏捷善謔如此。並澠水燕談。

七

石參政中立在中書時，盛文肅度禁林當直，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，進御罷，呈中書，石急問之，是誰撰？盛卒對曰：“度撰。”對訖，方悟，滿堂大笑。又劉中師因上殿賜對，衣腰帶榮君之賜，銜而不換，遂服之，謝於其第，乃寶瓶良帶也。會方霽，庭中尚泥，足踣，坐於泥中，袍帶霑漬。石問曰：“郎中貴甲幾多？”曰：“若干歲。”石輪其指，曰：“果信、果信。土入寶瓶，遂有此撲。”

八

尹師魯為渭帥，與劉滬、董士廉輩議水邏城事，既矛楯，朝旨召尹至闕，送中書給紙札供　。昭文呂申公因聚廳啜茶，令堂吏置甌於尹曰：“傳語龍圖，不及攀請，只令送茶去。”時集賢相幸師魯之議將屈，笑謂諸公曰：“尹龍圖莫道建茶磨去磨平漿水亦嚥不下。”師魯之幄，去政堂切近，聞之，擲筆於案，厲聲曰：“是何委巷猥語，輒入廟堂？真治世之不幸也！”集賢愧而銜之，後致身於禍辱，根於此也。並湘山野錄。

九

後唐盧文度、文紀，俱在翰林，文度喜屬文，文紀思遲澀，每書詔事填委，多文度代草之。一日休暇，文紀當直，文度以禁中無事，送客郊外。會有密詔數道，亟遣僮騎追其兄還，不及餞飲。縉紳聞而笑之，咸曰：“文度自外來，躍馬赴其弟之急難。逮至翰苑

中，文紀以書冊圍合矣。”蓋言文紀檢閱舊本倉卒也。楊文公談苑。

十

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，少年富貴，性豪俊，所延賓客，一時名士，多出其門。罷樞密副使，為南京留守時，年三十八。幕下王琪、張亢最為上客。亢體肥大，琪目為牛；琪瘦骨立，亢目為猴。二人以此自相譏誚。琪嘗嘲譏曰：“張亢觸牆成八字”，亢應聲曰；“王琪望月叫三聲。”一坐為之大笑。楊文公嘗戒其門人，為文宜避俗語。既而公因作表云：“伏惟陛下德邁九皇。”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：“未審何時得賣生菜？”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。

十一

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，而不喜談諧，嘗戲章云：“昔時名畫，有戴松牛、韓幹馬，而今有章得象也。”世言閩人多短小，而長大者必為貴人。郇公身既長大，而語聲如鍾，豈出其類者，是為異人乎！其為相，務以厚重，鎮止浮競。時人稱其德量。

十二

王文康公苦淋，百療不差，洎為樞密副使，疾頓除，及罷，疾復作。或戲之曰：“欲治淋疾，唯用一味樞密副使，仍須常服，始得不發。”梅金華詢，久為侍從，急於進用，晚年多疾，石參政中立戲之曰：“公欲安乎？唯服一清涼散即差也。”蓋兩府在京，許張青蓋耳。

十三

汴渠舊例，十月閉口，則舟楫不行。王荊公當國，欲通冬運，遂不令閉口，水既淺澀，舟不可行，而流冰頗損舟脚。於是以脚舡數十，前設巨碓，以搗流冰，而役夫苦寒，死者甚眾。京師有諺語曰：“昔有磨去磨平漿水，今見碓搗冬冰。”

十四

劉攽博學有俊才，然滑稽，喜謔玩，亦屢以犯人。熙寧中，為開封府試官，出題以教思

無窮論，舉人上請曰：“此題大象如何？”對曰：“要見大象，當詣南御苑也。”又有請曰：“至于八月有凶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九月固有凶矣。”蓋南苑豢馴象，而牓帖之出，常在八九月之間也。馬嘿為臺官，彈奏攽輕薄，不當置在文館。攽聞而歎曰：“既為馬嘿，豈合驢鳴？”呂嘉問提舉市場務，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，王荊公惑黨人之說，反以罪三司。曾既隔下朝請，而嘉問治事如故，攽聞而歎曰：“豈意曾子避席，望之儼然乎？”望之，嘉問字也。並東軒筆錄。